

爱的心跳

——无定河续篇

● 延泽民 著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8900457

I247.8

Y044

爱的心跳 ——永定河续篇

延泽民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890045

(京)新登字172号

爱 的 心 跳

——无定河续篇

延泽民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2插页 364千字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7-5059-1925-3/I·1349 定价：9.60元

目 录

前 言 故事从这里开始	1
第 一 章 金兰子的魂飞了	5
第 二 章 恋爱中的烦恼	12
第 三 章 狗咬耗子	25
第 四 章 男人悲愁唱曲子	37
第 五 章 父与子	47
第 六 章 金蝉脱壳的回声	60
第 七 章 戏中戏	73
第 八 章 火星的预兆	82
第 九 章 晨光下的大地	94
第 十 章 定仙山留言	108
第十一章 米仓的心慌	121
第十二章 马儿啊你快点跑	132
第十三章 泪洒定仙山	142
第十四章 梦断夜途	151
第十五章 纪念碑与里程碑	159
第十六章 追捕中的奇案	173
第十七章 夜半旋风	194
第十八章 天马山的愤怒	209
第十九章 天王不显灵	217
第二十章 深沟骚乱	227
第二十一章 神仙与女鬼	239
第二十二章 牛皮胶的奇遇	251

第二十三章	隐居梦	261
第二十四章	夜捉金兰子	270
第二十五章	一炷香大摆阴阳谱	278
第二十六章	夜过老鹰岭	291
第二十七章	刘志丹哪里去了?	307
第二十八章	告状	321
第二十九章	欲驾白云飞	344
第三十章	山魂	360
第三十一章	神仙立功	403
第三十二章	魂荡无定河	417
第三十三章	龙王庙的悲喜剧	438
第三十四章	杨举人的红包	449
第三十五章	米仓东征	464
第三十六章	棒打牛皮胶	476
第三十七章	山河的召唤	495
第三十八章	柳树湾的最后时刻	508
第三十九章	在凶手追踪下	518
第四十章	最后的笑	528
后 语	并非故事的结尾	533

故事从这里开始

老子在《顺化》篇中曰：“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
生活的辩证法，正是如此。

人生道路多曲折，天下怪事都有因。

这里说的是几对恋人的命运。

故事出在无定河，落在延水河。

它不是神话，又似神话。

你可能闻所未闻，觉得古怪离奇。但翻开历史，你便会看到，似曾有之，不足为怪。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陕北，南连八百里秦川，北靠万里长城，东界黄河，西邻陇东。全境二十几个县，横贯五条大河，无定河居中，北有佳卢河、窟野河，南有延水河和洛河。这五条大河，都由西向东，注入晋陕交界的黄河。境内丛山连绵，沟壑纵横。那时只有一条从西安至榆林的公路。主要运输动力是驴、牛、骡子和骆驼。

在这里，国民党及封建势力，不说很强大，但也不薄弱。县城、乡镇，都有部队驻守。农村的山寨、崖窑星罗棋

布，都在土豪劣绅及其武装民团的控制之下。

陕北工农红军，顺应民心，依靠群众，镢头土炮对洋枪，开辟出一块块革命根据地——有的是几架大山，有的是几十个村庄。起初并不连接，彼此通报信息，都是通过地下的默默潜流——红色交通线。

一九三五年，谢子长在战斗中负伤牺牲。红军在刘志丹指挥下，一股作气打开安定、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等六座县城，打掉几十个山寨、崖窑和市镇，使大部分的小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红军壮大了。苏区壮大了。形势好得很。

陕北交通闭塞，又没有和中央红军联系的电台。谁知这时候，由于王明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使全国革命根据地丧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党的组织被破坏了百分之百。

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树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在长征途中。

王明路线的“冲击波”仍然在北方激荡。

刘志丹和他的许多战友，被这个“冲击波”卷进了监牢；不是敌人的监牢，而是陕北红军创造的首府——瓦窑堡的监牢。

一九三五年十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得知此事后，立即派周恩来代表中央，骑马奔赴瓦窑堡，才把刘志丹等人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不幸的是，二百多名同志已被杀害，开法挽回了

这时候，日寇侵占东北已有四年之久，此时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

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仍然执意打内战。他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进陕西，又调动了陕甘宁晋四省的部队，全力“围剿”陕北苏区，并亲临督战。

中共中央为了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由毛泽东、彭德怀联名给杨虎城将军写了一封密信，派遣特使日夜兼程，冒着生命危险潜入西安，会见杨虎城。那特使就是今天还健在的汪峰同志。他也是同刘志丹一起被捕入狱的。只因事关绝密，连刘志丹也不知道，他就带着这壮严的使命，悄悄地启程了。

毛泽东、彭德怀给杨虎城的密信云：

“鄙人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二万，所谓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袂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鄙人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士，不问其党派及过去行为如何，只问今日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反蒋联合阵线者，鄙人等无不乐意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

密信送出之后，中共中央立即组成红军抗日先锋队，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以扩大宣传抗日主张，打通抗日道路。但由于受到阎锡山、蒋介石部队的堵截，又于五月五日回师陕北。接着西征，迎接长征北上抗日的红二、四

方面军。

这时候，张学良、杨虎城要求蒋介石接受中共的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充耳不闻。二位将军声泪俱下苦谏。蒋介石拍案大怒，提出要把他们的部队调离陕西，让他的嫡系部队进陕。张杨二将军这才不得不对他实行兵谏。这就是有名的“双一二”西安事变。

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呈现在你的面前。

你将会看到：

——抗日救国的民族之魂同卖国殃民的凶魔搏斗；民心的洪流同灾星掀起的恶浪相撞；

——长河的主流同洪水的余波交融在一起；

——真诚的爱情同鬼蜮的暗算日夜扭打。

.....

利刀难断水，爱情难分离。

贯穿始终的是战火中的爱情和令人痛心的“左”倾内杀。有硝烟弥漫中的民心洪流滚滚向前；有纵情歌唱的欢乐；有生离死别的悲痛；有勇往直前的雄姿群英；还有贪赃淫秽的丑恶灵魂。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到无定河，再去延水河，看看沉渣如何泛起，激流奔向何方。

暂时离开现实，回到昨天，然后再返回今天，想到明天。

第一章

金兰子的魂飞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东征红军回师陕北，接着西征，迎接长征北上的抗日红二、四方面军。此时，陕北苏区后方空虚，榆林井丘禾部队乘机占据了无定河的石岔镇。

井丘禾显然是尝到了民心不可欺，众怒难平的滋味，他开始没敢抓人杀人，只出“安民告示”。

外号叫一炷香的何恩宽阴阳，又为人们安神送鬼、算命掐八字忙了起来。

这一天是腊八节，大雪过后寒风刺骨。但他还是早早就准备到石岔镇赶集去了。

他身上仍然是穿着平日那一套旧衣服。蓝布棉衣上缀了不少补钉。为了挡风，脚脖上用细细的布条扎着，使那两条略微弯曲的腿，更显得细瘦。走起路来，两腿中间的空挡形成对称的三角，晃晃荡荡，颇似皮影戏中的大猩猩。不过，何阴阳毕竟与众不同，特别是与那些迟腿笨脚的受苦汉不同。他身躯灵巧，行动敏捷。从马蹄沟出发，越过无定河，

途径柳树弯，他早早就来到了石岔镇。

他肩挂线褙褙，腰别旱烟袋，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挤来挤去，挑选他要办的年货。

他先在一个小摊上买了一本黄历，又在另一个摊上买了敬神的香纸，小心地装进了褙褙。

他想着改过和她娘。快过年了，该给她娘俩买点啥。他掂量了老半天，终于下定决心，给改过买了一个比酒盅略大的小镜子，一把篦梳。心想：改过迟早要出嫁，尔今不买，到那时也得买。给改过娘买了几根针和一只顶针，她缝衣补绽，纳鞋底，免得老向人家借。

要买的年货都齐了，他心满意足。

腊月日短，上午的太阳出山迟，下午落山早。山沟的老百姓没有中午的概念，只觉得听罢喜鹊嘎嘎的欢叫，便是乌鸦厌恶黄昏的咕呱悲鸣了。

一炷香阴阳今天不准备接受为任何人从事神灵的行动，他只想好好吃顿饭，垫巴垫巴肚子，暖暖和和身子，早早回马蹄沟。

他走进一家饭铺坐下，要了两碗面。一碗热汤面几口就下了肚。第二碗刚端起，忽听外面人喊：“快看，金兰子的棺材！”

人们小声的议论着，惋惜惊叹。

一炷香两手一抖，差点把碗掉在地上。但一眨眼又沉住了气，心里咒骂：“杀人有罪，造谣也有罪。谁给金兰子造谣，下世都不会转生成人，不是变狗就得变驴。”

他这才稳住神。吃完面，付了钱，装起一袋旱烟，挂上褙褙，慢悠悠地走出饭铺。

这时候，街上人多声大，继续议论着金兰子的死。他向人们打听，都说是亲眼看见的，两条毛驴驮一副棺材。那棺材两面都写着几个清清楚楚的大字：“金兰子的遗体”。从西边来，走过大街，向东去了。

一炷香脸色顿时大变，只觉得浑身麻木，两腿打颤。呆立了老半天才稳住了神儿，赶快向前追去。

拉棺材的脚夫，俊头笨脑，一满是个懵懂凡人。金兰子是怎么死的，谁雇他来拉棺材，他一满说不清。只说他从延水河边来，顺咸榆公路走，脚钱五块白大洋，送到柳树弯就成。因为他脚夫不管张三李四姓谁名氏，只要钱给的多他就干。这几程路，一般公价不过四元大洋，而这位雇主给了他五元，他何须问三七二十一。

一炷香手摸棺材，两眼发直。那棺材不是用普通的木楔子钉的，而是楔满了大铁钉。他呆呆地望着棺材上那几个醒目的大字，嘴角直抽搐，想咀咒什么，又没有勇气。

拉棺材的毛驴配合协调，步伐一致，慢慢往前走着，棺材轻轻地摇晃着。一炷香终于忍不住内心的悲痛，举起颤抖的双手拍打着棺材，仰天喊道：

“青天呀，为甚么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就死啦！唉唉唉……”

柳树弯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

在属于金兰子的窑洞门口，人们用树枝和高粱杆搭起一个小棚，将金兰子的棺材放进去。由一炷香阴阳主祭，烧纸、献饭，祭奠了一天，才抬上山去，埋在她父母坟堆儿的脚下。

昨夜风云又起。早晨，村里人冒着寒雪飞花，排着长长的送葬队，拖着沉重的脚步跟在灵柩后面，艰难地往山岭上

爬。

金兰子死的太可怜！要是她爹妈还活着，说不定会请来工匠撬开棺材，最后再看女儿一面。而这会儿，大家都怀着一种悲惜的心情：金兰子太累了，不要惊扰她，让她好好歇息吧。

下葬之前，一炷香阴阳拿下毡帽，解开头顶上盘的细辫儿搭在背上，双手抖颤着宣读他的祭文，开首道：

“呜呼唉哉！金兰子实实的苦命之人也。”

人人都知道何阴阳祭丧从不流泪。而今天，他刚开口念了一句就泪如泉涌了。

雪花絮絮绕绕，飘落在他那薄薄的灰苍色的头上，仿佛怕冷似的迅速钻进头发里，悄悄地融化了。雪水泪水交融在一起。他的声音抖颤着往下念：

“先前，团总要霸她为妾，她不从，舍命逃出了虎口。谁知她的叔伯二妈牛皮胶又勾结团总，强占了她家的土地、窑洞，杀害了她的父母。她和弟弟拴住，由于杨仿梅的正义凛然与全力护救，才免遭屠杀。”

一炷香阴阳念了大半辈子祭文，都是一气哈成，一气念完，从不停顿，可是念到这里，实是念不下去了。他的眼睛模糊了。他用鸡爪一样干瘦的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只好喘着气往下念：

“前年，青天有灵，神明助阵，何明的红军消灭了民团、赖旦，除恶扬善，打富济贫。百姓心顺，世事兴盛。这两年，杨仿仲向金兰子求婚，本是天配良缘，人人称赞，不料杨仿仲也受恶人暗伤，至今下落不明。呜呼，金兰子命如此苦，悲矣哉，哀矣哉！”

“金兰子生性刚强，不畏强暴。为民除害，胆敢赴汤蹈火。众百姓称她是尔今的花木兰。谁想，她也遭了祸殃！……”

一炷香阴阳念到这里，就泣不成声了。

送葬的人，肃立墓前，泪水满面。滴滴泪水融着雪水掉落在胸襟，眨眼就凝冻成闪光的冰珠沙沙落地。

最后，一炷香阴阳划着一根火柴，点烧了祭文。只见那火苗呜呜哭泣着变成灰烬，仿佛一只只灰色的蝴蝶，恋恋不舍地在空中摇晃着，打了几个滚儿，才乘风而去。

一炷香阴阳又抹了一把眼泪，望着飞升的“蝴蝶”，大声呼唤：

“涅槃的金凤凰，你尽管往高飞吧，飞上青天，飞进南天门，闯进玉皇大殿喊冤！”

阴阳的面色聚然威严，他振起精神，咣啷咣啷摇动着呼唤神鬼的阴阳铃，一只脚猛跺雪地，像皇帝怒发旨令一样喊道：

“勒令！山神土地洗耳恭听：快给金兰子引路，让她到阴曹地界与亲人团圆！”

“勒令！土地爷视听：快给金兰子打一眼窑，分两垧平川地，让她过一辈子有吃有穿的好光景！”

“勒令！……”

一炷香阴阳的热力已经濒临耗尽，头沉重，脚空虚，喊不出声，站不稳脚跟了。

而风、云、飞雪全不理睬他的“勒令”。

飞雪乘寒风，荒山路断魂。他打着寒噤，恍惚看见金兰子的遗体已冻僵直，灵魂正在那无比幽冥、凄凉、酷寒、阴森可怕的深渊徘徊，却不见山神土地引路。

他不敢骂天，不敢骂地，但心里充满着愤怒。他抱怨老天爷太不公，他抱怨山神土地太无情。

他一手紧握阴阳铃，一手痉挛，拳头攥着虚空，在村民的搀扶下，一迭一滑地离开墓地，走下山坡。

回头看，走过的脚印已被大雪覆盖。左望右盼，都是一团道路不清，人鬼不分的迷茫黄昏。

当他临近马蹄沟时，改过踩着厚厚的雪道一颠一跛地跑来了。见面没说一句话，张口就大哭起来。

改过近来一直伺候着卧病不起的金兰子外爷——何安老人。改过不说话，一炷香已猜到了——准是勾魂鬼乘他不在马蹄沟，把何安老人拉走了！

他两腿一软，坐在了雪地上。改过连扶带拉，他终于站了起来，挣扎着回到家里。

他点着一炷香，在夜幕下挥动着来到何安老人的窑洞。

村里早已有许多人站在院子为老人默哀。他没有看，也没有问，直端进了窑洞。只见老人静静地躺在炕上，跟平常睡觉一样。

何安老人临终的最后一口气是怎样吐出来的，他没有想起问改过，也没有问别人。他只想朝天喊一声，但已没有了底气。

他站在地上，像朽木雕刻一样，干枯、僵直。眼圈里滚出豆大的泪珠，顺着皱皱巴巴的鼻梁两翼流了下来，人们看了越发伤心，无不百感交集，哀怜泪涌。

一炷香何恩宽阴阳想跺跺地，但腿软无力；想骂天，而又底气已尽。

谁也想象不出他最后用了什么气力，翘须仰天，一声疾

呼：

“青天啊！……”

话没说完，就一头栽倒在地上了。

改过“爹呀！”一声大叫，众人一齐上手，把他抬回了他那眼小土窑洞里。

改过娘见老汉不省人事，两手一张，没说出一句话，也昏倒在地了。

第二章

恋爱中的烦恼

强制的婚姻会造成悲剧，而自由的爱情，未必能一帆风顺。

一年前，当杨仿梅与何明秘密订婚，金兰子与杨仿仲正在热恋的时候，突然从天上降下一道手令，从地下冒出一个飞人，把爱的一潭清水给搅混了。

那是一九三五年夏末的一个傍晚。无定河上空，最后一抹淡黄色的晚霞消失了，石盆镇渐渐黑暗下来。

朦胧的月光下，望见老乡窑洞院墙上好似爬着一条条隐隐约约的长虫。初来乍到的外地人会望而却步，甚至毛骨悚然。其实，那是艾蒿。

猛不防，额头脸蛋儿上一阵痛痒，眨眼就冒起一个大疙瘩。

别怕，忍着点。那是从蒙古草原顺风飘来的马蚊开始晚餐了。

这马蚊足有半公分长，嘴如针尖，厉害得很，能把毛驴叮得满地打滚儿。